



吕氏春秋五

~~仁12~~  
~~484~~  
~~6937~~

13  
484  
37



484  
37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鎮洋畢氏校本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東坡先生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  
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  
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實也名德行之實  
名也蓋虛名可以偽致顯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  
其名也。注蓋虛名可以偽致舊本多作虛稱不可以  
為致今從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為名實不相當也而人主之所執  
劉本改正

18  
27  
69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

其要矣

要約也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

焉之

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去之他也

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

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

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

駭擾也

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

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

韓氏亾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

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

滅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

此所謂存亾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

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

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

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亾繼絕弊邑不敢當

也

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

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

請勿復言

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客勿復言也

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

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

厚多也

公子食我

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

飾好其非遂成其過

魏昭王問於田賦曰

寡人之在東宮之時

昭王哀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洩○注舊本

作昭王襄王之子言有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言不

訛據魏世家改正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

可字今刪先生聖于子乎也盧云古于乎通列子黃帝篇今

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

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

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

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

對昭王已謂昭王有非其有田詘不察察知趙惠王謂

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

惠王趙襄子後七世武靈王之子吳娃所生事公孫龍

治偃止也注吳娃舊本作吳姬訛今改正

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

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藺離石入秦二縣叛趙自入

河而王縞素布總縞素布總喪國之服舊本布作出

校云一作布今案出明是訛字故竟秦得

布定作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

地而王布總秦得藺齊亾地而王加膳置酒而所非兼

愛之心也是非疑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

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君欲重

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

嗣君蒯瞶後八世平侯之

子也秦貶其號為君薄疑其臣也故以重稅告之謂民為愚○注舊本後下行一也字今刪以蒯瞶後為君者

謂之則八世以序次言之實六世也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

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家與藏之於官何擇擇失也○注失也似當作異也見下注薄

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知猶得也其不在上也為官

言不如其在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在於民也為民言不

如在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聽從國久則固固

則難亾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公子沓

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為公子沓相說見公子而戰戰懼也

子沓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嘗毀也說我我說之也而

戰懼毀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滿之辭○此兩節注皆非是公子沓為周之相非申向相公子沓也毀其說

我而戰懼將以我為相尊嚴之故而然歟如是與下文皆脗合今注乃言公子沓以申向不任為吾相大謬

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

之戰請問孰病哉孰誰也公子沓無以應應答也戰者不習

也不慣習見尊嚴尊駟驕○案使人戰者嚴駟也駟與姐姐同意者

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

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

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也卿大

夫恐懼患之患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

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

言無遺者遺失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

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為珪冒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七寸故曰余

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

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誠也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周公對曰臣

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

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命而周公且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為晉侯此之謂也

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輔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

也讒謬言案讒度辭成公賈入諫孫云史記楚世家作五舉新序襟

也也史記滑稽傳作喜隱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

也事二作士慶滑稽傳又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

穀矣設施設也何不施設言於不穀也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

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

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

曰有鳥止

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

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

覽觀

是鳥雖無飛飛將

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冲天至也駭驚也

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

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眾相

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讎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

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

嚭晉柏州犁之子州犁奔楚嚭自楚之吳

以為太宰

成公賈之讎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

莊王霸

齊桓公

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

發行聞知

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

有聖人也桓公曰謔日之役者有執蹠瘠而上視者

蹠瘠

○瘠字無攷注以踰訓蹠亦難曉說苑權謀篇作執柘杵梁仲子云墨子備穴篇云用搯若松為穴戶搯不知

何物字與瘠相似

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牙至

○說苑作東郭垂

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

分級而立

延引級階陞

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

子謂東郭

牙牙曰然也○管子亦當作管仲子邪言伐莒者文似倒而實順注牙字舊本不重今案文義補之

管仲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

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

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

清靜者衰經之色也艱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

矜嚴也。顯然喜樂意林作歡然喜樂舊本呂氏作善樂又清靜意林作清淨本亦多同唯李本作靜又艱作沸說苑字句亦開

不同今不悉記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艱然充盈

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唸

喏開唸閉。唸本或作唸說苑

作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

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間以聲

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

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匿藏故聖人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

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

蜻者列子黃帝篇作有好漚鳥者下竝同每居海上

選江文通擬阮步兵詩作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

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蛭小蟲細腰終日玩之而不去

居所。注頗僻似不若訓處或本作古処字而傳寫

所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孫

注沈休文詠湖中鴈勝書說周公旦曰○韓詩外傳四

詩作羣蜻翔而不下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

武篇作廷小人眾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

王滿生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周公旦曰勿

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

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

○外傳說苑皆口噤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

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目視於無形耳聽於

○注必病下似當有一已字

無聲商聞雖眾弗能窺矣窺猶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

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

子貢曰夫了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孫云莊子田子

好矣作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

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舊校云故未見其人

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聖

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

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

也楚僭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太子建為費

無極所譖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

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之○注勝與庶父當作勝請庶父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言若石沈沒水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

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

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

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知言言仁言義

言忠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白公弗得也弗得不得知言之言知謂則

不以言矣不欲白公以微言言言者謂之屬也謂不仁不義之言求魚者

濡爭獸者趨列子說符篇作爭魚者濡逐獸者趨文子微明篇亦同非樂之也故

至言去言去不仁不義之言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為因天無為天無為而

萬物成乃有為也故至德之人能體之也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

所以死於法室末小也白公不能蹈無為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荆國葉公子高率方城

外眾攻白公九日而般之法室法室司寇也一日浴室澡浴之室也○列子及淮南道應訓俱作浴室齊

桓公合諸侯合會也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

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

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

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

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驩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為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三塗萇弘謂劉子客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乎陸渾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儆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渾數之以其貳

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歷世八失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注引傳多訛今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天子許之天子周朝禮涉昭十五年傳非祭祥也之文景王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萇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為晉頃公其不得為襄公明矣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

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校云毀譽

一作眾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

之也分別惑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

惑句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昭字當重亡國之

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句無

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

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

矣是可不可無辨也辨別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

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

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

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

其死者○死與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此書期

賢篇扶傷輿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富者尸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

告鄧析○意林作富人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意

林作必無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

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夫傷忠臣

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讒辨所以車裂而死

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

以世詭辯反白為黑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

子所從學者也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此之謂也○此范蠡子胥以此流流死生存以

安危從此生矣此讒辨無理若鄧析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

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舊校云一作袴下同案玉篇袴子貫切

也禪衣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

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舊校云日一作因所欲勝

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

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

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案列子力命

篇亦云子產殺鄧析考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駟歆乃代子太叔為政者則鄧析子產並

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

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

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

日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日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反

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

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

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

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擇猶異齊人

有涓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魏王以為辯達

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

其行關西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輟不使之也○有以讀為又

以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少其有

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倅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

不可為也

倅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倅於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倅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注前說是也淮南本經訓道應訓

皆有此語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

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

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

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

遇會也約盟也○空雄前聽言篇作空洛此疑本是空雒寫者誤耳約曰自今以來秦之

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  
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  
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  
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也  
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  
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  
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  
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乘白馬禁不得度關  
因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謝云藏三牙見孔叢子公孫龍篇耳字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

意藏我古字通用謂羊也此作藏尤誤盧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今此注意又相  
也反非也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少選須臾明日孔穿朝朝見  
也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藏  
三牙之說也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近難  
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  
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舊者乎  
上有也字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  
衍今刪去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叢子有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二語亦當竝

引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

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合涓人

取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

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藏去其二少而均故易○正文與注皆難

曉人有任臣不亾者臣亾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

言破律之刑○注便似當作使宋有澄子者亾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

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亾緇衣婦人

曰公雖亾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

我衣昔吾所亾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

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橫認路婦緇衣計其禪與紡以為便非其理也言宋亂無

法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臣愈

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何故不畏我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

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

為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

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

不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子

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民人

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惠王善

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

翟翦翟黃之後也

惠王曰可行邪翟

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

木者前乎輿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輿謗或作

邪謗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

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

也

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不如呼輿謗宜於舉大木也

夫國亦木之大者

也

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眾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

辭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

猶尚也

察而以達理明義則

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

惑誤

古者之貴

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

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

傳授

惠子辭

謝不

受

之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

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

聽從

惠子

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

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

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

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

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

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

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

鄆鄆邑名也自拘於鄆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

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

言幾不免難於魏境內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之子惠子幸

以為必誠也享以不受之名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

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蝻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蝻今充

州謂蝗為騰諭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義者也○梁伯子云高氏注淮南記論訓以陳仲子為孟子弟子此

以匡章為孟子弟子均妄說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

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於

蝗螟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

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

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

施惠子名也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

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

治農夫者也而能也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

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

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

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

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

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乃請

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其名仲父之名也圍邯

鄆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與露同國家空虛府藏竭也

天下之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四方來至也罪庶誹謗怨望多也諸侯不

譽皆道其惡也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善

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木前呼與謗後亦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嘗謝負於翟翦而從其謀社稷乃存也

末也字舊作之誤今改正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

從此衰矣名寶散出以賂鄰國也土地為四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仲父大名也

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

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

用於魏者幸也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

乎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

力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

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

蕉火大鉅蕉薪樵也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歛讀曰脅○歛從欠呼濫切疑

即坎窞注不可曉舊校云陷一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

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

家氏婦氏○此與衛策滅竈徒日之事相似

然而有

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尙新

見遇

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

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

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

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

汗因汗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

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

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

不可食

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梁

仲子云市邱之為魏邑無攷而疑是市讀若貝與市字

異沛邱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邱沛

貝同音省文作市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

音貝是則沛邱之即貝邱信矣余案史記孟荀列傳索

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疑當以函牛

為是函牛之鼎大鼎也與喻意似更切又案蔡邕集載

薦邊讓書引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澹而不可

食少汁則焦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邱沛邱俱不聞

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然蔡集

舊本亦注云一日市邱之鼎故并載梁說以俟後來擇

焉又注能知五味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雞難臠熟然而視

也上疑有脫文

之蝸焉美無所可用

蝸讀齶齒之齶齶鼎好貌○蝸字無攷疑是蝸與偶蝸皆同

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

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

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

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

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

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

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

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

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

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

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興兵而攻

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

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

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頌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

周頌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

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

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卯割絳窈安邑之地以與秦王

卯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案魏策芒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

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今此云割絳窈安邑之地窈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

仲子云安邑魏都也柰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

徒於魏王○起賈疑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

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卯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

人詔之也詔告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

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

無用公公謂卯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

女為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卯也

孟卯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

以絳窈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窈安邑

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卯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卯雖不肖獨

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卯如身王身是重

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卯雖賢固

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卯為司徒凡人主

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銖矣而因得大

官割分也錙銖兩也謂分絳窈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足大

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卯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田邑秦亦令孟

卯得其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尙有何責魏雖疆猶不能

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卯為司徒以棄其責

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

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魏敬魏策作周訢以

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

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

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

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

然甚善○舊本注二字在甚字之下誤今移正乃輟行輟止不入秦○舊本輟上有輒字係誤衍

今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眾於

長平故曰大勝也士民倦糧食此二字下脫一字當此時也兩周全其

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入

大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耶夫未

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舊本作夫未可以入而入其

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衍正文九字又於兩將字下俱注將大二字殊謬其患有將可

以入而不入本是一句有與又同誘豈入與不入之時

不諳文義而以兩將字為句乎今削去

不可不熟論也

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

羿夏

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蠡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名○孫宣公音

孟子逢蒙作逢蒙音薄江反似未攷乎此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

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

矣湯嘗約於郟薄矣薄或作亳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畢豐

與程同孫宣公孟子音義程音程亦作程注畢程畢豐蓋以豐即程也畢豐皆在成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

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

為一地雍錄云豐在郟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郟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寧縣畢程疑當即

郟畢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

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

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

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將辭而行請近吏

二人於魯君家語屈節解吏作史與之俱至於亶父

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

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

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猶二

趣也

呂氏春秋卷十八 具備

三

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得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

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

宓子吏邑吏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

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

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遣而令

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

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簿

書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

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

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

之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所舍

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間

行閭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

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宓子

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

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

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

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

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

○五字疑誤衍

木石之性

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

誠以誠說則信著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

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

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總校王詒壽分校

陳濬朱昌壽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鎮洋畢氏校本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矣

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

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

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天下愈高

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然而

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

微亦非也舜有卑父

之謗湯有放弑之事然以通義斲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關況賢者乎

○注卑父之謗見下舉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難篇及淮南汜論訓

短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裏字讀如曲撓之撓也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椹椹乎后之為人也

○椹椹莊子讓王篇

作捲捲釋文云音權郭音眷用力貌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

是乎夫負妻戴攜子○戴舊本作妻訛今依莊子改正以入於海去之

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

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

已已止也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漫汗也而自投於蒼

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子作清冷淮南齊俗訓亦同湯將伐桀因卜

隨而謀卜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卜隨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務光而謀○莊子作瞽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務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

疆力忍詢詢辱也○莊子詢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

夏伐桀○莊子無夏字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

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

潁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竝言投河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桐水釋文云本又作桐水司馬本作河水

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也圖之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云武一作賢

仁者居之也居處也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莊子請相作立乎請相

吾子胡何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已請為吾子為相○注下為字疑衍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殺民非仁也人犯其

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

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

於募水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募無伯音疑募之訛莊子作盧水司馬本作盧水故如石

石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

人之所不能察也察見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

賴不之賴不賴之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

不之賴不賴之也不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拘也而羞居濁世

惟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羞居亂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

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

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警之若釣者魚有小大

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警之若釣者魚有小大

離俗覽

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淨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也

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郤

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郤一作

路之人曰也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

亦兵也也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

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也戟得矛可以

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

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也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也

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向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

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

死而不反也反還也令此將眾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此處人

主之芻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

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

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

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曰縞之冠

丹績之袖袖纓也績疑績○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

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終夜坐不自快明日

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

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  
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舊校云謂此當務則  
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動必緣義行必誠義行所  
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  
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罰誠  
當雖赦之不外不敢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

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不慙然後

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景公致廩丘以

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

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

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魯

定公之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

夫○舊校云一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

魯問篇作公上過語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

日子之師苟肯至越苟誠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

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

墨子復白也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

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

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

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

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越為之也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義

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義翟也鈞之耀亦於中

國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

訛耀字無攷當是耀字之誤

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

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

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眾荆將軍子囊曰我

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

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

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

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臣者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渚宮

舊事作則後之為將者此處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

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

請成將軍之義

○之字從渚宮舊事補此脫在下句下句可無之字

乃為之桐棺

三寸加斧鑕其上

○梁仲子云案此即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之事檢傳上文

言伐吳之役為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大與傳違蓋子囊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傳異說夫見可知難軍之善政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誅殆不可信人主之患存而不知

所以存亾而不知所以亾此存亾之所以數至也鄣岐

之廣也

鄣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

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

順從○舊校云

生一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

靈王作乾

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為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

之亂也○注舊本殺之作殺

報訛今改正并補勝請二字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

州侯事晉而伐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

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

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

故曰非獨厲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

○韓詩外傳

篇史記循吏傳皆作石

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

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

道有殺人者

○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記作道方

與下追之及反

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

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

不忍行刑於父孝也

阿有罪

廢國法不可也

阿私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

鎖請死於王免父殺身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

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

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案渚宮舊事作令吏捨之上

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

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自石渚之為人

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

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

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西岳

也山名在吳郡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教孫吳之

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

德迴乎天地迴澹之也澹澹之也注疑未是劉本作澹澹也亦是矣改或是安也與

同瞻義也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臧臧賈

也思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思今從舊校改臧之訓賈未知何出虛素以公素質也惡其質以奉

公王之實也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正小民皆之皆公已也○已亦疑是正之誤其之

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

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

身沒於前名明於後世

說通而化奮利行乎

天下

利民之化行滿天下

而民不識

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季世視之則覩也

豈必

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

請攻之

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

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

苗服

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

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

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

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

注之險也疑是皆險地

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

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

作樂金罍在後故曰先德後武

舜其猶此乎

舊校云此一作上

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

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

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

姜氏申生母也膳胙

之也。注麗姬易之

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易以公之字疑衍

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

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酖于

酒實毒于肉故先使人嘗之

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

肯自釋

釋理也

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劔死

案

傳云緹于新城

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

過衛衛文公無禮焉

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

過五

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

捕池魚

其公名襄昭公之子。此與淮南人閒訓同黃氏日抄云恐無此理

去曹過宋宋

襄公加禮焉

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子

之鄭鄭文公不敬

文公名捷鄭厲

公之

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

王慢焉

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

則字衍廉而儉傳作廣而儉無重耳二字

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

入晉納也注當云

納之

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

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

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

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

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

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

矣

博大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

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

陽城君所善。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屬鉅

子於宋之田襄子亦以名歸之而使其弟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續也我將屬

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何患墨

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破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

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

令於田襄子○句上當有二人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

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當聽非今改正遂

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

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

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

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

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也可用闔廬之用兵也

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

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

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

也不得所以用之○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固兩用之下皆有術字然案下文似

不當國雖大勢雖便卒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不能以尅敵也

者多有天下而亾者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無

遺民不為之用故滅亾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

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

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

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

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為之

用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

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仲商商鞅民之用也有故也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

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

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

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

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肄之也句

踐試其民於寢宮舊作寢宮劉本作寢宮案劉總新論閱武篇正作寢宮今從劉本民

爭入水火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

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即此事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卻猶止也舊

校云卻一作退案新論正作退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與懼者變

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

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

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湯距大邦此之謂也

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

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

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

可察之本本始也似當云不可不察之本少一不字三代之道無二以信

為管管淮法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倒殺

投棄之梁仲子云水經淮水注引作投之雞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

投之瀾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

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亾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也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疑節節也或是節節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祈求也若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眾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讎而眾故流于衞禍及子孫流放也衞地名今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之謂也○趙云此注大謬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

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為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今世之人

主多欲眾之○似當作多欲民眾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

不有不得有其位○注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

心愛之謂也○似當作故曰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

也位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安息

也不得安其位由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湯武通於

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

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先也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

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

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

化有如神也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法式故曰審也魏武侯之居中

山也○韓詩外傳十新序雜事五俱作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亾者

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

勝驟數也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亾何

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

國不亾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欲之物罷則怨

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不臣之慮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猶尚此夫差

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

公進退中繩舊校云退一作卻下同左右旋中規東野姓稷其名莊公曰

善以為造父不過也過猶勝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也顏

闔人見見謂也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

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

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矣若實

顏闔莊公為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

歸也○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釋文

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莊

公余攷莊子人閒世言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讓王言

魯君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

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

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皆云

魯定公問顏回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

考誤以為魯莊公訾呂子矣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

而歸何其陋也又荀韓新序人表家語稷字竝作畢其

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

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

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

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

其馬即下所云極是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

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識知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

從之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重為任而罰不勝

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

此二句疑當作則難以為繼矣難以為

繼脫兩難字

則上又從而罪之

罪之罪其為也

是以罪召罪

召致

也

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

功

舊校云一作准

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

設禁而不禁為不行也

桀

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

舊校云一作用案當是困字

而身為戮極

也不能用威適

適立也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

子陽鄭君也一日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

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狡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

周鼎有竊

舊校云一作

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未聞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

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

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

輿眾也

其視有

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

同等也

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

子同

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

天子至貴也

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

也

勸樂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

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

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

亂猶難也○錢詹事云扶木即蟠木

古音扶如輔聲轉為蟠漢書天

文志奢為扶鄭氏云扶當為蟠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

○舊校云趣一作赴不敢卻也卻猶止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檠 檠古耕字○案

上既云務耕疾庸則檠必非耕字又似屬下句闕疑可也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

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

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

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

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冠帶宮室

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一同三也

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也桀紂不能

離不能離而國亾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

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

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

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亾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

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

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

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

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之故鬪爭之○注兩之字皆衍或折其骨或絕其筋

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  
 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  
 其民爭為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  
 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  
 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  
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  
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  
下降○僖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三日命去  
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命去  
 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左傳與

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間之乃下衛人間之以文公  
 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  
 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  
 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  
 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滿猶成故信之  
 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  
 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

之有也

人之有也

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之則天

地之物畢為用矣

畢盡也

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

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

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

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

春之德風風

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

在木曰實在地曰華

夏之德

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

遂成也

秋之德

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

堅好成熟也

冬之

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

不開氣不通也天

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

乎於也

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

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

易輕

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

親比也

百工不信則

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

貞正也

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

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

應也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

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

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

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

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  
字衍盧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

辭亦鄙誕不經但以耳目所見  
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

公曰○曹翹左傳作曹劇公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  
羊國策史記竝作曹沫

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  
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

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

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

承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

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拔劍指其  
喉蓋曹翹以劍自向故下云戮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  
於君前即以頸血滿衣之意

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

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

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

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

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

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劫君而臨難而不能勿

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

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子之雖亾地亦得信以四百里

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

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

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

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

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日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

物事事難全也

人傷堯以不慈

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

責人則以人

梁仲子云此即以眾人望人之意

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

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曰勅勅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

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恐則離叛故失所親也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

則行苟苟且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

亾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

有瑕璲

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適皆見精也注云瑕適玉病也今此加玉璲乃俗作字書不載先

王知物之不可全也不可全舊本全上衍一不字今刪故擇務而貴取

一也分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季孫氏武子季文子

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舊校云諭一作論案注誤當云桓子季平子子也

未疑有文脫似當云孔子欲以道術諭之而慮見遠外也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

季氏便之○注非也受其養則不見遠外於以諭道術則便矣魯國以訾訾毀也毀孔子也孔

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

濁而游乎濁螭龍之別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

耶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亦作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

決以問季充○乃李克也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問

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新序四樂騰作樂商下同文侯曰善以

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賢季成進之為○

不肖舊本作而不肖賢作貴今竝從新序改正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

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

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

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言俱不得其適雖

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

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

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

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

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

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

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感愛也者私安也以私

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

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翊之也注羽翼舊倒選注枚叔

七發引作寧威欲千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

羽翼佐也任亦將也○注非是與下辟任車不

旅將任車以至齊可通淮南道應訓注云任載也詩曰

我任我輦此則是已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

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寧威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

擊牛角疾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

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

甯得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

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甯逃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

引說苑曰寧威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

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寧威飯牛康衢擊車輻

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

碩鼠之訛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

夜出迎客而寧威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

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僻從昏飯牛薄夜半

長夜曼曼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

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

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

厲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麝布衣兮縵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贗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倩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

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新序五之作

此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

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

以為天下治為桓公大說將任之也任用羣臣爭之曰客衛

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而

與如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

之小惡匹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

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總校王詒壽分校

章乃錫許佑身校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鎮洋畢氏校本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

衛扞也

肌膚不足以

扞寒暑

扞禦也

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

從隨也

勇敢不足以

却猛禁悍

禁止也

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狡害

者寒暑燥溼弗能害

古人知為之備

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

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

眾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眾也而人備可完矣

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其民聚生羣處知

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

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

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為

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明知也自上世以來天下

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

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行奉也君道何如利而

物利章熊虎為旗章明識也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非疑當作

北猶言北夷穢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

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無有君長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

越之際越有百種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

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無君者氏羌呼唐離水之西夔人野人讀

如匍匐之匍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

者先言氏羌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鴈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

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僭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

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別如麋鹿禽獸也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

賢豪者也類種聖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也

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也莫如置天子也置也

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為也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

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疆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以此利之○盧云注非是

利天下言以天下為己利也古之聖王有天下而不與後世則以天下為己利故有興有廢而亂難時作如此

方與下文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

亂難之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時盜作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

其君之過也諫止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於身豫讓欲

殺趙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已說在上篇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

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

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所道猶言所謂子有志則然由趙策無所字

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也索求也襄子必

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

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

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趙策作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

臣之義者無此矣無失吾所為為之六字兩本皆可通無此猶言無如此吳師道疑其有缺字非也凡吾

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

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諡公君也○案此與列子說符篇同說苑立節篇作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

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之所知而遠去居於海上也

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芡雞頭也冬日則食橡栗橡栗也

其友日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

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

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

也今不死其難是為使敖公果知我為不良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

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敖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便後世不知良臣之君

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

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則哲所以厲人主之志節也○人主御覽六百二十一作人臣非是

下云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節厲正指人主言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

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

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也安雖長久而

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

重矣

陳無字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欒高氏戰于稷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門欒施高氏

且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

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堯治

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

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

○莊子天

地篇作其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

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

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作起也○莊子作刑自此立新序節

士篇作刑自此繁

後世之亂自此始也

始首

夫子盍行乎無慮吾

農事

盍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莊子作無落吾事慮落聲相近

協而耨遂不顧

悅也耨覆種也顧視也

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

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

之亂也

以止後世爭榮之亂也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

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

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

○孫云李善注文選司馬相如子虛

賦引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無之字高字渚屬下讀是營邱恐不得言渚也梁仲子云賦云齊東

隋鉅海注引此則渚當為階盧云案韋昭注越語云水邊曰階此正言邊海耳山高疑本是一嵩字誤分爾雅山大而高嵩中嶽蓋依此名爾雅本非專為中嶽作釋故齊亦可言嵩餘當從選注是故地日廣

子孫彌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

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

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王

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

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恃險也

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者若桀

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

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

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

蔚也燕爵志小而近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

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至其郊也愚庠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

此也固矣誹訾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為鴻鵠鳳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矣誹訾

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違去去齊至魯

也後門日夕門已閉也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

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

下惜死

也惜愛

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

愛亦惜也

子與我子之

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

惡安也不肖人

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之衣哉

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

道其不濟也

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

必定一世則未之識

識知也

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

矣

加上也

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戎夷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

弟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而生窮

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注末也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

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生弗為也故曰達乎死

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

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

惑矣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子與崔杼

盟而不變其義子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不祥晏

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舊本注多訛今從許本

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肖

季子吳壽夢子札也不肖為王去之延陵不入吳國

故曰延陵季子也○注子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

札舊本作孫子訛今改正

遠賈伯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卿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不云叔敖皆有所

達也達於高位疾顛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惑動也荆有次

非者得寶劔于干遂干遂吳邑○次非漢書宣帝紀注如淳引作茲非後漢書馬融蔡邕

等傳注及北堂書鈔百三十七並引作依飛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作依非唯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所引同

干遂如淳作于越涉度還反涉江涉度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

將楊倞作于越南注作二千五百斤次非謂舟人日子嘗見兩

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

拔寶劔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劔以全己余奚愛

焉於是赴江刺蛟赴入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

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

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劔者其次非之謂乎禹

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

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

何憂於龍焉憂懼也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

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

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蠶息○蠶梁仲

子疑全案賈誼書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遂成

全冒楚棘一作全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

感私傷神

感念私邪傷神性也

俞然而以待耳

俞安

晏子與崔杼盟

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

公孫氏齊羣公子之

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也不與崔杼同者也故曰不祥也

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

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

反其盟也

崔杼不說

直兵造曾句兵鉤頸

直矛也句戟也

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

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

已竟也言今竟子○注意

舊本作競誤杼欲置晏子於死則是終竟之今俗間惡詈人語尚有相似者

晏子曰崔子子

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

福不回

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

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

二後漢書黃琬傳注同豈弟作凱弟禮記表記同注旱麓李本

作干麓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惟宜也○梁仲子云當訓

為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

思○援舊多作授注本作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撫○

受案意林作援今從之舊本作無良訛案晏子襍上及韓詩外傳二俱作撫新序義勇篇作拊俱無良字今據刪正曰安之

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

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

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

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故曰就之未得苟從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生

故曰去之未失也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也處居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夏后啟鄒公子之名踐繩之節

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卒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以處於晉而迭聞晉

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聞三晉之事○舊校云迭一作夏后啟曰鄙人

也焉足以問言不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啟曰

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

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舍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

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

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也但以所利諭之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

害曷足以禁之矣死重害輕也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也何足以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出猶弗禁何況害凡使賢不肖

禁之也使賢以義使不肖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故賢主之使

則可以利故曰異也使賢以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故賢主之使

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得使為己用也

知分

呂氏春秋卷二十

知分

知分

知分

知分

知分

知分

知分

知分

知分

知分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和也故

鼓宮而宮應鼓大宮小宮應鼓角而角動擊大角小角動以龍致雨以

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逐影禍福之所自

來眾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

寇召致也獨亂未必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

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

得其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主猶且為

之有況於賢主乎日又有讀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

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以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利

動者不為名者不伐矣為武移者不來伐已凡人之攻伐也非為

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攻矣無名實之

國雖疆大則無為往攻之矣傳曰取亂侮此是也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

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曰崖也梁

仲子云水經丹水注引作堯有丹水

之戰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屈

服南蠻

驚有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啟伐有扈言屈驚不知出

魏屈驚呂覽云啟潛夫論曹姜姓詹伯曰祖自夏以稷

魏駘為吾西土盟會圖云贏姓隰之吉鄉北有古屈城

北屈也舊本禹攻曹魏下有小注攻三王以上固皆用

伐二字此殊可省且其離句亦非也

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

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

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

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

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

故功大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

之牆犇於前而不直犇猶出曲出西家之潦徑其宮而

不止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子罕之宮而不禁。徑新序御覽作經舊校云一作注孫云李善注文選張景

陽襍詩引作注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不司馬子罕

於庭下而不止止潦之故

曰南家工人也為鞞者也鞞履也作履之工也一曰鞞鞞也作車鞞之工也。者也

舊本作百也訛今改正說文云鞞履空也徐曰履設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

以食三世矣作鞞以共食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

處也吾將不食鞞不售無以自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

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

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

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君主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民得

歡心仁者能用人人為之用也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

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

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

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

宋在三大萬

乘之間

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故曰三大萬乘之間也

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

境四益

四境不侵削則為益

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

且節與

節儉也

故仁節之為功大矣

按春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

身○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喜乃宋賢臣奈何以

為殺君子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

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

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

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雖云儉節實所未聞○案大戴盛德篇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

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

睹視○御覽四百二

引作曠之注曠視也音貴案睹見也疑非視義

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

反還趙

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

察今

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

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

字子魚論語云直哉史魚

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其言易

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

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鮪公子荆

公叔發公子翬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故曰其佐多賢也○案左傳蘧瑗下有史狗陸德明作史朝此公子翬

疑是鼂之訛即朝也但公子朝通於宣姜懼而作亂不得為賢梁伯子云或是公孫朝

趙簡子按

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

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

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

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

比猶致也血脈欲其通也通利筋骨欲其固也固堅心志欲

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百六十節故曰欲其行也

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

氣鬱也鬱滯不通也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汚也樹鬱則為蠹蠹

木中之蟲也草鬱則為蕘蕘穢也○梁仲子云續漢書郡國志

草鬱即為蕘疑蕘本是蕘字即蕘也因形近而訛國亦有鬱生德不通○生德疑主德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

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王之

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

民國人皆謗怨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

謗者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監視也○召公奭未必至厲

也王時尚在據韋昭注周語以為召康公之後穆公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王喜以

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

也障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

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

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不

見曰矇師矇師詩云矇叟奏功周語云使公卿至於

列士獻詩矇叟曲史獻書師箴矇誦百工諫注引

詩與今毛詩異案詩釋文云矇依字作庶人傳語庶人

叟又案史記屈原傳集解亦引作奏功庶人傳語無官

者不得見王故近臣盡規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

傳語因人以通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上無過舉過今王塞

善而行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

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

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亾國之俗也管仲

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日暮舊作日暮訛今改

正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出公不說

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疑是請夜

之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

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怠老而解則無名無善終之名○注舊本作

之始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勵君使若何其沈於酒

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墮壞今樂而

益飭飭正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主欲畱而不許伸志

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

桓公燭不雷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梁伯

子云管子中匡篇所載略同又說苑反質篇以為景公

晏子事恐皆由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潛王列精于高六

左傳而附會耳聽行其德行見敬於齊國時賢人也

王也潛王宣王之子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

特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顙推之履弊履也祛步舉

衣而步也列精于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醜如何也○

鄭注禮記深衣曰善衣朝祭之服也然則顙推之履必

非弊履可知列精于高方且自矜其容以問侍者曰公

姣且麗姣麗皆好貌也○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列

日出東南隅行高臺多妖麗引此姣作妖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

曰惡丈夫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

之狀也哉阿曲媚也列精于高言侍者以我為齊王所聽而敬

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注以我舊本缺以

字今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

補之主謂齊王從者且猶阿我而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

王齊王實不良而言其良甚於己侍者之言也○此又

影合鄒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

忌修事孰當可而鏡孰能鏡照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人

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明見人之醜

之而托以錫摩以白旃是說鏡之明已也士有明已

者陳己之短欲令改之以除其病而不德之反欲殺之

是惡士之明已也○注醜舊作首鏡之明已也功細小

又改作長皆訛今案文義改正

士之明已也功大

正己之服而以匡君致治安定社稷故功之大也

得其細失

其大不知類耳

類事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

厥

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此之謂也○梁仲子云說苑臣術篇作尹綽赦厥此注云趙厥未知所本又疹左傳作疾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也

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

正質必使

我醜

醜惡○案醜當訓恥

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

愛惜而不愛

君之過也

過明也○案過當訓失

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

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

敦厚也土色黃色也

土為四時五行之主多所戴受故能辱忍醜也謂簡子之色也○注戴受疑是載受別本受作愛今從許本作

受

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變改

此簡子之賢也人

主賢則人臣之言刻

刻盡

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

居處

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側猶在左右也

達鬱

六日人主之行與布衣異

布衣匹夫

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

求存

讎周也○舊校云存一作全

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

故事也

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

指猶志布

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

堯以天下讓舜

讓猶予也

鮌為諸侯怒

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

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理也欲得三公

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以為城池之固舉其

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之表也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

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東極之山也書云

○副當讀如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之副禹不敢怨而反

事之官為司空禹鯀子也不敢怨舜而還事舜以通水

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得昔者

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

廟肉醬為醢肉熟為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為不

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中○注曰字疑是因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歎辭

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

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

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之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

敬慎明於事上不敢攜貳所以得眾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

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

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請令疑當作請今使

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

也願辭不為臣辭去也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

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

子噲之子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

者蓋力不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

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

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

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

也更使者行至齊行還也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眾

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

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

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小

實官長也使聞知也王使復舍也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

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此齊所以為燕軍

事未訖使騎劫代之田單率即墨市民擊騎劫軍盡破

之悉反其城故曰無田單幾不反矣○不反舊作不及

注未作幾不及免字衍今并刪正滑王以大齊驕而殘田

單以即墨城而立功滑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

民大破燕軍故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踏之必

曰而立功也

高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累

重乃易毀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滑王驕亂

甚乃易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據

注踣當讀剖與舉為韻序其

名序字必誤疑是成其名其唯有道者乎有道者能

高而不危故曰其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

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也無畏申周楚

大夫也使如齊不假道於宋也○申周即申舟古

字通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

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杵臼楚之會田也

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於孟請誅之乃

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梁仲子云案揚梁宋地見左

氏襄十二年傳又水經注渙水

又東逕楊亭北即春秋楊梁也近水莊王方削袂聞之

故有隄防楊揚古通用隄李本作腹

曰嘻嘻怒貌也○孔太史廣森經學厄言曰削裁也投

袂投其所削之袂也左氏宣十四年傳文未備杜

氏遂以投為振壹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履及

若拂袖之義誤已諸門傳曰劍車及之蒲疏之帟○蒲疏左傳作

及寢門遂舍於

郊邑外興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宋人易子而食之

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委服告病病曰大國

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舊校

云情一

作乃為却四十里○左傳作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

城門闔

也屏所以為成而歸也○舊此下有

之患二字乃

也

也

也

因下文而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

衍今刪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

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還反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

於漢陽水北曰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叛而討之

進也服而舍疆不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斃必

之以義退也足以成也○注斃舊作弊今據昭元年左氏傳改正

行論

七曰亾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

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不吝也輕物則無備傳曰

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此之謂也○舊本無辦者二字今從哀三年左傳文補又潘傳作潘無備召禍

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士不盡規故欲無壅塞必禮士欲

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

經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

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郟三郟錡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偪不偪迫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欒郟錡郟至

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

而幽之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諸侯莫之救百

姓莫之哀言厲公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

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

氏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敗

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閒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

進曰荀子堯問篇新序襟事一李悝皆作吳起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

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

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

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己者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故曰取無如己者也困學紀聞二引

此取友上亦有為字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

我其亾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以濟道故曰我其亾乎○注名字似

行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

得友而自存也而獨自務伐言不可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

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當受言而不受辭受則原竭不受

之言而自謀之則謀慮之言竭盡也○盧云原水之原也川仰浦而後大君受言而後聖原其可竭乎

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

宣王為大室大舊作太今從新序刺奢篇校改大益百畝益新序作蓋下同御覽

一百七十四同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

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  
羣臣莫敢諫王莫春居問於

宣王曰序作春居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語曰

賢也不重則不成而反自樂何以為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

曰為無主賢為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

臣乎王曰為無臣賢臣今王為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

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

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臣字舊本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

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掌新序作寡人

不肖而好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

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

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由是論之失國

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

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趙簡子沈鸞微於

河說苑君道篇作樂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

而鸞微來之說苑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

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緇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

○說苑作而黜吾善也

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

厚○

舊本作後今從水經注四引改正

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

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

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

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

休止也○休也舊本作休矣今從意林作

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毛蟲虎狼之屬

也羽蟲鳳皇鴻鵠鶴鴛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

凡居

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

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

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

見淵深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

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日奇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

舜與眾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為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

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集故不可以疾也眾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以道以至先

也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先知者則以為有神有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

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表故曰其數不得不然

成子吳起近之矣○舊校云近一作有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

郈成子魯大夫也郈敬子國之子郈青孫也適晉道經衛○梁仲子云外傳魯語上注國作同右宰穀

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

以璧送郈成子○李善注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穀臣作穀臣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

過衛不辭其僕曰郈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

歡郈曩也甚厚也今侯渫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為渫過何為不辭右宰

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

而送我以璧○舊本作送之我以璧孔叢子陳士義寄

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孔叢選注倍

皆作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子悼子也

背惠子與孫林父共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

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

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十六年殺衛還車而臨三舉

侯剽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三舉

而歸臨哭也右宰息如是者三故曰三舉○注右宰息三字有訛脫疑當作右宰一哭一息至使

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孔叢分祿而食之其子長

而反其璧返還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

財者○孔叢作仁可與託孤廉可與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

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文侯為治西河○注舊本作魏侯今補

文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

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

志視舍天下若舍屣屣弊履○前長見篇已載此事兩舍字皆作釋今去西河

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

我而使我畢能畢盡秦必可亾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政也今

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

魏入於秦也魏國從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

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

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寒風淮南齊俗訓作韓風又是字朱本

作氏案寒韓是氏古皆通用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

相脗脗後竅也脗字讀如窮穹之穹○脗乃尻之俗體玉篇苦刀切此音讀未詳投伎褐相

胷脅管青相臍肋○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作脗吻御覽八百九十六同陳悲相

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贊御覽作賁凡此十人者皆天下

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

○以上十七字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云又見七發及薦禰衡表與吳季重書注無九方堙其所以

相者不同用以見馬之一徵也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

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

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

白云也緣圖幡薄從此生矣

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語未詳當出緯。

淮南亦欠明言薄或是言幡梁仲子云。淮南倣真訓有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語。

觀表

此篇又論... 觀表... 吳承志校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

吳承志校

